

申

鑑

下



申鑒卷第三

吳郡黃省曾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

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凶吉

謂兆數之所值言脩德則足以協吉而消凶否則反是

或問曰時羣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

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

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燹北方水也蹈之不沈



漢時俗有方忌如西益宅門謂之不祥必有死
 亡商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之類
 是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受武成曰甲子昧爽
 于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
 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所謂殷以後以
 子滅周以甲子興也咸陽之地秦亡漢隆秦
 關中二世而亡漢遷長安歷
 年四百言相地家不足信矣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
 五三五星太白歲星填星
 日月斗也志所謂周師初發歲在鶉火日在
 析木月在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是也春
 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龍虎當之
 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龍虎作尾之

會晉祥也
 曰晉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也
 中成軍號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
 交乎韋氏解曰丙丙子晨蚤朝也龍尾尾星
 也伏隱也辰日丙子之會也魯僖五年冬周
 策也伏辰辰在龍尾隱而未見也鶉火鳥
 星也賁賁鶉火星貌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
 天策一名傳說焯焯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
 也中晨中也成軍軍有成功也傳曰冬曰官
 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號號公醜奔京師曰官

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
 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
 也布衣無位者貞良無罪者言布衣而寓官
 府則爵不符貞良而入獄犴則罰不受以
 喻周不晉祥惟武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
 王獻公能當之也

王獻公能當之也
 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曰

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

辰謂日月所會自玄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人承天地故動靜焉順

順其陰陽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

有順文文實順理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

盜泉朝歌孔墨不由尸子曰孔子過於盜泉

劉向曰邑號朝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其

實徼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

祈請求禱也如祈年

祈子孫請雨請福之類周禮

故精以底之犧

牲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王

帛云乎哉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

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

則否應感如土龍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為者也非身

則神身不可避身寓宇宙之神不可逃

之馬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

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

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

亦參相敗也行謂修德為邪時謂亨期厄其

數眾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言名生

妄不足聖人弗學楊雄曰聖非惡生也終始

運也終死始生說楊雄曰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

必有終自短長數也短長謂年運數非人力

之為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僊僥桂莽產乎

俗海外南經三焦僥國在三首國東外傳云焦

州以東西四萬里得僊僥國人長一尺五

寸也仲尼曰焦僥氏就有仙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鳥獲鳥獲秦武

捷言羌亥羌亥疑豎勇期賁育孟賁齊人能

人育衛聖云仲尼壽稱彭祖以四者況壽言壽

列仙傳彭祖者殷大夫姓籛名鏗帝顓頊之

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

導引行氣善物有俊傑不可誣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

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
脩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
以盡命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僊者信乎曰未之前聞

也然則異也怪異謂非僊也男化為女者有矣

死人復生者有矣獻帝興平七年越雋男子

死十四日復活續漢志曰女子四年武陵女子

餘死瘞於城中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家人

出之此二事悅狂與夫豈人之性哉氣數不
存焉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

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事天子莫如

齋夫惟齋是以早復是謂否則不宜過則不

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

亂百度則生疾宣散也壅外壅閉內閉底亦

事之節左傳曰於其節宣其氣勿使有所

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則生無乃壹之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

以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
體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

氣歷藏內視

內經異法方宜論曰中央者其

動支節也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

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

乎外也以屈謂導引蓄謂蓄氣內謂內視氣宜

宣而過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

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

已矣宣其氣調其體平矣鄰臍二寸謂之關黃

外景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闕前命

門呼吸廬間入丹田解云關元在臍下三寸

元陽之命在其前懸精如關者所以關藏呼

鏡明照沐是道

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氣出為呼氣入為吸故氣長者

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

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莊子曰真人之息以喉

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

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陽氣者天

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

捫壽而不彰又曰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且

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陰氣消殺和喜之

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
極則元陰極則凝元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

不能為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

而已矣存吾春謂順藥者療也療治所以治

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沉於藥

乎論語肉雖多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

也唯適其宜則不為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

傷唯鍼火亦如之鍼謂九鍼火故養性者不

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論語知者曰仁者內不

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

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行咎徵而休嘉集

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蚤死冉耕伯牛有惡

疾而卒楊雄曰回牛之行德曰命也麥不終

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言麥雖不踰夏而秀

如和氣之保合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言顏冉

短而天和不和不害無殘賊致天之行故曰長亦

在其中矣則知君子不以壽夭為慮而當務

脩德為要也

或問黃白之儔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

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

之云爾按秦李少君言丹砂可化為黃金卒

無驗病死漢宣時劉更生言黃金可成上令

疑為虛曰傳毅論之當也時與班固賈逵共

黃白之說意亡矣論燔埴為瓦則可土埴也爍

瓦為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敵犬

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金丹砂為

作銀非同類矣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世之說者謂孔子既

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

遺來世先武之世篤信斯術學者風靡是以

桓譚張衡輩常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

發其偽也爽字慈明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

原相行至宛陵復遣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

拜司空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王

允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

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公羊問辨讖

等篇按爽父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

父所謂辨讖即其發偽之書也叔有起於中

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起於或曰雜曰以

已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已乎若彼者以仲尼

雜已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

矣緯書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

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

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為

一篇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

可曷其燔源有取如劉彥和所謂義農軒暉之

黃金紫王之瑞事豐辭富無益在上者不受

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偽事言必有

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虛有用謂不

不浮有實謂不華有功謂不偽在上者如

是則緯候鉤識之說無所肆其矯誣矣

申鑒卷第三

申鑒卷第四

吳郡黃省曾注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敦勉也曰生而知之者

寡矣學而知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

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

亦宜乎詩板曰天之方蹶無然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蒸庶但已知前惟順人

惟賢鏡惟明此三君子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

也

以桀紂不

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

幽厲政

鑒人

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

此則不以鏡鑒側傾也弁者冠

之大名詩賓之初筵曰側弁之俄

故君子惟鑒之務

務鑒於前

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

但知鏡鑒是為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

天無獨運君無獨理

非

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

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

須之間而違道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

弼欽順四鄰故檢柙之臣不虛於側

檢柙猶法度也

言法度之臣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

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於心是邪僻之氣

末由入也

字缺

有間

字缺

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

志萌則僻事作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僻事作則正塞正

塞則公正亦末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

惟公是從謂之明齊桓公中材也未能成功

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

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已

雍林

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

中齊高倭立之是為桓公衛姬色妾桓公好

入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衛非愛也任之

也言桓公非親暱管仲然後知非賢不可任

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膏盲純白

心下為膏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闔清淨嬖

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盲近心而處阨鍼之

不遠遠當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

謂篤患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

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

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

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故治身治國者唯是

藥不至焉不可為也

之畏國畏嬖孽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

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湯時大旱七

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以

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素車白馬

身嬰白茅以身為邾遷于繹邾文公卜遷于

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與

焉左而樹之君邾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

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

之遂遷于繹五景祠于旱齊大旱景公卜

月邾文公卒

崇在高山廣水欲

祠靈山河伯以禱晏子曰祠之無益君誠避
 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
 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可謂愛民矣如子與
 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者輕身重民然後為至曰何重民而輕身也
 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
 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
 天命也社者五土之神稷者於五土之中特
 夫皆立社而國喪則屋之不受天陽也故公
 羊傳云亡國之社掩其上柴其下孟子曰民
 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言三君者
 之重民為欽奉天命以保社稷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曰

人非下愚則愚可以為堯舜矣寫堯舜之功
 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
 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
 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為桀紂乎曰行桀
 紂之事是桀紂也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
 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岐路所通逼者然
 也淮南說林訓曰楊子見達路夫岐路惡足
 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
西域傳烏秘國西有縣度縣度者后山也
谿谷不通以繩素相引而度去喻為桀紂

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氏

春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

兩城下此人之大也所以喜也今日君有憂色何襄

不須更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陶朱既富室

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陶朱既富室

妾悲號夷史記范蠡適齊為鴟此知益為損之

為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

夏之萌也帝相之后有仍國君女也寒浞殺

乃奔歸有仍之國而生少康長為仍牧正夏

有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舉兵滅浞

而康立鼎雉之異與殷之符也武丁祭成湯有

少康飛雉升鼎耳而

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鬼方無道武

丁伐而三年克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邵宮

之殷道復興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邵宮

之室也厲王出奔于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

國之人聞而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

竟得脫長於召公家二會稽之棲霸越之基

相乃共立之是為宣王會稽之棲霸越之基

白學考四 四 文女堂 景

白學考四 五 文女堂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謂不盡忠邪臣由之無罪之罪謂盡道而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

孟子曰吾君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

而已矣以道事君不已則奉身以退不可止臣道也

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

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

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

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絀與黜同進忠

有三術一曰防防與二曰救救與三曰戒戒與

反尸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

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下不鉗

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

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

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塞之塞

或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

義當申則申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

商山四公先生也高祖欲易太子大臣多爭

未能得堅決呂后以留侯計云四公皆上所

不能致者遂使人奉太子書迎至及宴置酒

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怪問四人前對各

言其姓名上適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

義不從吾兒遊乎四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

上曰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趨去上目送

輔之召戚夫成人指視曰我欲易太子彼四人為之

商山光武能申於莽而屈於強項今陳留董

四公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之宣於夏門亭

格殺之主訴帝帝召宣欲殺之宣曰陛下

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以將何治天下乎臣

不須筮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

頓之小黃門手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下從疆使

謂錢三十萬所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

鍾離尚書尚書時交鍾離意也顯宗即位徵還伏

法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法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

鍾離尚書尚書時交鍾離意也顯宗即位徵還伏

法悉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法悉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法悉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法悉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法悉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法悉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法悉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法悉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法悉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法悉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法悉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法悉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法悉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

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
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水寶誠不敢拜帝
嗟嘆曰清平尚書僕射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
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
為從禽發時還宮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若秦
事天子即時還宮所謂屈於鍾離尚書
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子二世曰堯舜采掾不
割茅茨不翦飯土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養不
穀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養不
身自持築甬腴母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
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
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
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
此所謂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
笑唐虞也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
傅太后元帝健仔也生定陶恭王元帝崩隨
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成帝無繼嗣太后路趙

昭儀陰為恭王太子求漢嗣又以從弟晏子為
王妃明年徵定陶王為太子太后父同產弟即
位累尊太叔子晏幼君太子商同母弟鄭輝子
孟子喜中叔子晏幼君太子商同母弟鄭輝子
業俱封侯太姬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王太
后語至謂之姬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王太
哀帝崩王莽乘政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恭
王母復奏發傅太后冢以木棺代去珠玉衣
歸定陶葬恭王冢次孔鄉侯晏將家屬徙是
合浦宗族皆歸故郡趙皇后亦廢為庶人是
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
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
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威怒言申沛然
孰能禦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

乘不俟終日齊人妻敬戊隴西過洛陽脫輓

都秦地張良又是其說高孝文帝不愛千里

祖即日車駕西都長安馬孝文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

乘千下詔馬獨先慎夫人衣不曳地班固贊文

安之慎夫人衣不曳地帝身衣弋

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可謂難矣言三君

也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

臣若金日磧以子私謾而殺之日磧子二人

見其後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磧適

丙吉之不伐武帝末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

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曾孫無辜擇謹

厚女徒令保養會孫置間燥處望氣者言長

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令一切殺之吉開

門拒使者得全會孫會孫病吉數救乳母加

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至宮婢則自食

自會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至宮婢則自食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以

瘳疾而暝眩者令憤悶之意方云凡飲藥

說命啓乃心沃朕心若藥非用傷眩武箴戒

厥疾弗瘳若跌弗視地履足用傷眩武箴戒

於朝武公和釐侯子九年十有五苟在朝者

無謂我老耄而舍必恪恭于朝以交戒

懸膽於坐坐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

忘會稽厲矣哉以再振漢業也

寵妻愛妾幸矣其為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

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戚氏戚

高帝愛幸戚夫人常從之關東呂后年長常

留守希見益疏妻欲立戚夫人子如意為太

子不果高帝崩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手去眼熏耳飲瘖藥趙昭儀不幸不失命

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趙昭儀不幸不失命

元帝始加昭顯其儀號位視丞相趙昭儀者孝

成皇后趙顯燕女弟也后寵衰而絕幸昭儀

居昭陽館顯寵十餘年成帝崩民間歸罪昭

起居發病狀昭儀自殺栗姬不幸不廢立景帝

栗姬男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

貴幸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

長公主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

夫事又曰陰使人趣大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

奏事文曰陰使人趣大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

宜為皇太后栗姬愈恚不謀大行而廢太子鉤弋

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謀大行而廢太子鉤弋

鉤弋

不幸不憂殤為鉤七夫人居鉤七宮大昭帝母也始

三年生昭帝號鉤七子任身十四月乃生武

帝命其所以鉤七夫母少恐女主顯恣亂國

猶太子之鉤七夫母從幸甘泉有過見謹以

憂死因非災而何言戚氏昭儀栗姬鉤七所

葬雲陽有寵幸性彊忌光三年立為皇后時

人甚有寵幸性彊忌光三年立為皇后時

王美人生皇子協即獻帝也何皇后酖殺美人

動後生皇子協即獻帝也何皇后酖殺美人

至董卓立獻帝乃遷何皇后於永安宮亦酖

弒之悅以美人獻帝母也不得若慎夫人之

顯言故申漢前事以為鑒戒嘗與皇后同席

知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在禁中怒上亦怒盎曰

人乃聞尊卑有可同坐陛下獨不見人

班婕妤之賢

婕妤好之賢自武帝始

悅乃召語慎夫夫人班婕妤言接幸於上也

位視班婕妤好者處之姑况之女也入後宮始

稱也班婕妤好者處之姑况之女也入後宮始

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成帝嘗

欲與婕妤同輦載辭止太后以樊姬擬之

好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至趙飛燕譖告許

后婕妤好祝詛後宮詈及主上皇后坐廢婕妤

以善對免因恐久見危明德皇后之德馬氏

后伏波將軍援之少女為顯宗貴人德冠後

生肅宗帝命貴人養之曰馬貴人德冠後

司奏立長秋宮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

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愈自謙肅能誦易好

讀春秋楚詞尤喜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

裙不加綠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

故寵敬而未嘗以私干邵矣哉夫人班婕妤

馬皇后所謂德則慶也

為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

公於四海不為世

憂樂者小人之志也

私於一已 太平之世事

閑而民樂徧焉

君子所樂

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

窘急者無敬故 憂

者弦歌鼓瑟非樂也

不可感者不和故 禮者敬

而已矣

揖讓百拜云乎

樂者和而已矣

弦歌鼓瑟云乎 匹夫

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敬和斯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

逆君從道所謂

違道順

上謂之諛臣

逆道從君所謂

忠所以為上也

諛所以自為也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

在上者必察乎違順

謂違上違道

審乎所為

謂為上

慎乎所安

謂安心

廣川王弗察故殺

其臣

廣川惠王孫去初年十四五事師受易

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

楚恭王察之而遲故

有遺言

言成公十六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

至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

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

辱社稷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鄆以

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寔宥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此所謂也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諫者宣王喜遺言也說之士自如駟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寵之不治而議論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

曰君戒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矣缺五城重

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

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雲

從于龍風從于虎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正義曰龍吟則景雲出虎嘯則

谷風鳳儀于韶書曰蕭韶九成鳳來麟集于孔哀公十四

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春秋者禮也脩火

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為孔子瑞也陳欽云

皆以文成致麟而至賈逵服虔類容等應也

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

咎故君子應之言善否感應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

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

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

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
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平謂之
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
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俱論晏子亦
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
晏子所謂齊侯曰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
可君所謂齊侯曰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
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
是周太史伯告鄭桓公曰聲一無聽物一無
物一味一無講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
無言時靡有爭此之謂也詩殷頌文亦晏子

山著辨和同之論則當時在位之聞偽阿
媚可知矣至獻帝時尤甚故悅以為言

申鑒卷第四

申鑒卷第四

申鑒卷第五

吳郡黃省曾注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

昧汚闇塗泥也衣裳者身之法

象固不潔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

容止者人

之符表尤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

言行

者人之樞機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

明者

心之神哲尤故君子本神為貴神和德平而

道通是為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

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為質質實也達以行之

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茲貞

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

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況於萬民

乎誠格志正則天地順之況於萬物乎正通

事實則功立表裏分定則不淫思不曰才之

實也行可為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

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

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

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

遠矣此喻為不善遵路而騁應方而動不至

楚北君子有行行必至矣此喻為善

或問聖人所以為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

才為貴如元愷之類才配乎德分而行之以

行為貴若徒有智能技藝而舜禹之才而不

為邪甚於字缺矣此所謂合而用舜禹之仁雖

亡其才不失為良人哉此所謂分而行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

之難故也後謂後世言臣畏犯若受諫不難

則進諫斯易矣臣直明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

者也反觀內省神明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

也知人難哉密意深人心矯言若極其數也明

有內以識有外以暗明於自知全有內以隱

有外以顯明於自知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

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二者較之知人為

也用已者不為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

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

多端而動眾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

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

言生事生奇變常三者其各苟傳權為茂矣

其幾不若經如權不辯為美矣其理不若絀不辯

如絀老子曰文為顯矣其中不若樸文不樸博

為盛矣其正不若約如博不莫不為道道當知

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為妙知神之幾妙之

至也莫不為正知字缺之字缺正之至也故君子

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諄焉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六經謂若夫百家者

是謂無守莫不為言要其至矣莫不為德玄

其奧矣莫不為道聖人其弘矣言聖典皆德皆

道而唯聖典為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為九

達爾雅曰九達謂之達謂四道交出復存旁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陳也有五目

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渾渾若

窮理微謂之妙幾與發天地鬼神數博謂之包辭費

義徹辭約謂之要簡而不繁章成謂之文炳

丹青光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易繫辭文審物明辨

故不惑知故定心致公故不懼勇故若乃所

憂懼則有之憂已不能成天性也懼已惑之

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此本告

以氣言性莊子曰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

性者生之質也

也吉凶是也吉凶之類此亦以氣言命夫生我

之制性命存焉爾君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

斯承否斯守休凶吉無務焉無怨焉富貴無無怨

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寵者為勢位所溺故

節與分事興矣之好惡者違天命以濫好惡者為違

且邪僻之命而行作濫則苟故驕則奉之不成

不成濫則守之不終守否好以取怠惡以取

甚務以取福惡作怨以成禍則濫故曰成禍

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

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

殊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今既曰命故曰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易繫文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

惡荀子有性惡篇大抵言人公孫子曰性無

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揚子脩身篇曰

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劉向曰性

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向之意以性善

者性必惡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四凶共工

驩堯三性惡則無三仁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周

旦管叔鮮蔡叔度皆武王同母兄弟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

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惠當作惡

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唯向言為然韓

三品之說有類於此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

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

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

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

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

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

故人人當作神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

有善惡形與白黑偕形之白黑隨氣而有情與善惡偕

情之善惡隨神而彰即故氣黑非形之咎情

劉向性情相應之說情當惡非情之罪也悅言形之黑本於氣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為節者

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

情獨行為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
 情也有人於此嗜酒嗜肉肉勝則食焉酒勝
 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非情
 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
 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
 勝者行矣行謂取利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
 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
 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當有矣若二好
 鈞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相持不定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是言萬物各有性也乾象曰乾道變化各正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
 者應感而動者也咸象曰天地感而萬物化
 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
 盡善也此復申情不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
 主惡也此復申性不又曰爻象以情言亦如
 之易繫詞曰八卦以情言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
 之別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易繫詞曰聖

辭言不盡意是稱意也易繫詞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中心

好之是稱心也詩彤弓曰我有嘉賓中心好之以制其志是

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

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

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

論語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

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

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

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

法教之失也其為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

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

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

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無若

法教則為惡者易故多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

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

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

又其次也動謂惡之萌動行則見其下者遠

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

而抑之隱微於行而止之履踐於與上同性也行

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

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

不責怨其責也先已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

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

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

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

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大上不異古

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

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大人之志

造化故不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

俗俗衆庶之志流順世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沈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恥諸神明其至也乎曰

未也自恥者本也恥諸神明其次也恥諸人

外矣夫唯外則慝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

言大人合道故超俗

恥能自愧恥則必能脩行而幽明無作矣

或曰恥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

人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

赴窞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

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

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

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首陽

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

張騫於西極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其父俱出

隴西徑匈奴得之傳詣單于留騫十餘歲騫亡至大宛為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

大月氏至大夏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中亂騫

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

念蘇武於朔垂朔北也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

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上謂聖賢欲

比於下下謂貧賤德比於上故知恥欲比於下故

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

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為慝乎必無邪慝

固陋斯安況其為侈乎必無是謂有檢純乎

百學卷五 九 文 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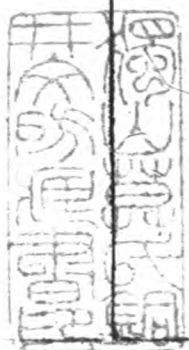
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
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
德喜不缺一義也

申鑒卷第五終

跋申鑒注後

右荀悅申鑒五卷乃吳郡黃省曾勉之所注
也漢史載悅為獻帝黃門侍郎是時政移曹
操故申漢故事以為帝鑒及泄所蘊負共五
篇以上一曰政體二曰時事三曰俗嫌四曰
雜言上五曰雜言下皆深切時弊關治化人
君所當遵行者悅之用心可謂勤矣勉之感
其所遭而

先帝之時適有奸臣心迹如操者竊弄威柄



遂憤激為注此書共得萬四千餘言中所引
據又皆漢事尤為博洽少傅守谿王公謂其
有感而為者哉然哉昔揚雄自言所著太玄
經後世必有知予雲者今觀絕之之注亦
深知荀悅者與

正德辛巳冬十一月望白巖山人喬宇識



